

相声的荣光

张铁山

口开河,有听头”,这种评价并非寻常的曲艺鉴赏,而是对俗文学艺术作品中历史真实性的认可与肯定,是对张寿臣相声作为口述史料的重视和学术认同。张寿臣相声的许多作品在创编时多取材于史料真实事件,采用“七分史实三分演绎”的民间说书传统重构历史记忆,契合了谢老“从人所不甚注意的野史笔记当中寻找滋补的材料”的民间史料考据方法。

其实,作为梁启超弟子,谢老对民俗史料的重视绝非偶然。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主张突破传统正史的局限,扩大史料的收集范围,将曲本、小说等传统视为“小道”的文学作品纳入研究范畴,这可视作将历史材料的边界扩展至通俗文学。谢老作为明清史研究学者和文献学专家,其研究亦注重

花芯中的小虫子,然后放入水中清洗。清洗谎花十分麻烦,不能揉搓,得轻轻涮洗,然后放在筛子上沥干水分。接着和一个面糊,和糊时大舅妈口中念念有词:一碱二矾三盐面。那年头儿人们不介意矾的使用,用盐碱矾是炸谎花酥脆的关键。将谎花逐条裹上面糊,放入油锅中,大火炸制,几秒钟后翻个个儿,待呈金黄色便可捞出。谎花过于娇嫩,不用复炸就已经很酥脆了。炸谎花吃起来嘎崩脆,隐隐有花的清香,越嚼越香,很是上瘾,那种咀嚼的快感像吃刚出锅的果笋。

大舅妈还有谎花的其他吃法,如谎花炒鸡蛋、谎花肉丝汤。大舅妈用极不起眼的菜、花,甚至是草,都能做出味道极佳的菜来,而且是吃过就忘不掉的老家的味道。

挖掘非官方史料的价值,他认为“学历史不妨看看野史和杂记”,而野史笔记等市井记录能保留更多社会细节,能反映“基层社会的生活实态”,能提供更全面的社会史视角,成为补充正史不足的重要材料。谢老在南开执教期间考察天津的茶楼书场,也是这种学术基因使然。

由上文还能想见,谢、邓二老聊天不止一次提及张寿臣的相声。邓老大学毕业



●老物件的故事 煤油灯

一 镜文并撰

20世纪70年代用电紧张。最初,母亲把蜡烛找出来点上,大人孩子聚拢在桌前,做活儿的做活儿,写作业的写作业,跳跃的火苗卷着一缕青烟盘旋在头顶上。因为蜡烛是凭本儿买的,所以母亲总说:“再点一手指肚,就睡觉。”

后来,父亲用墨水瓶做了个简易煤油灯,他截一小段铜管,将撮成灯捻的棉条儿穿过去,留着长捻的一头

可能就是那一时期到茶园听相声的吧。彼时津沽曲艺极为繁荣,或许正是这种檀板喧闹触发了邓老记录市井百态的笔触,或许正是张寿臣相声这种扎根于市民生活的幽默叙事方式,为后来邓老的民俗研究提供了可鉴的样本。

张寿臣相声和文化接轨,得谢、邓二位鸿儒学者之青睐,是相声艺术赢得学术尊崇的一个重要注脚。当文人学者在历史考据与曲艺表演间出现精神共鸣,当市井幽默与学术话语达成审美共识,相声艺术终于在文学殿堂迈上了一个台阶。张寿臣相声被纳入知识分子的精神视野,这种跨越阶层的文化认同,是相声的荣光。



垂落在墨水瓶内,墨水瓶注入煤油、拧上瓶盖,待煤油浸透灯捻后,点燃另一头,可用来照明。我们继续围坐在一起,为了不让火苗太调皮,谁都不敢大声说话,偶尔咳嗽一下,都得背过脸去。但是,自制煤油灯用久了,鼻孔里净是黑烟子,有时离得太近还会把头发燎了。

一天,一只泛着银光的、崭新的马蹄灯出现在我们眼前。这种灯在电影里经常出现,《地道战》里,民兵用它照亮儿,把地道挖到了鬼子的炮楼底下。还有老支书查岗、解放军抢险、村民送粮,马蹄灯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照明工具。用上马蹄灯,我们家围坐一起时,再也不怕大声说话了。

在码头上,弘一法师面带微笑送给当初专程迎接他来湛山的梦参法师一本亲笔书写的《华严经净行品》,末页还有一段跋文:“居湛山半载,梦参法师为护法,特写此品报之。晚晴老人。”

上海已在大战之中,只有租界能暂时避乱。有关弘一法师在上海停留的情况,夏丏尊在《怀晚晴老人》一文中有所记述。他说:“我接到他的信,说要回上海来再到厦门去。那时上海正是炮火喧天,炸弹如雨,青岛还很平静。我劝他暂住青岛。并报告他我个人损失和困顿的情形。他来信似乎非回厦门不可,叫我不必替他过虑。”

夏丏尊在《怀晚晴老人》中说:“在大场陷落的前几天,他果然到上海来了。从新北门某寓馆打电话到

开明书店找我。我不在店,雪邨先生代我先去看他。据说,他向章先生详问我的一切,逃难的情形,儿女的情形,事业和财产的情形,什么都问到,章先生逐项报告他,他听到一项就念一句佛。我赶去看他已在夜间,他却没有什么详细问什么。他见我愁苦的神情,笑对我说道:‘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句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第二天,夏丏尊又去看望弘一法师。弘一住的旅馆附近就有日本飞机狂轰滥炸,而他却在房间里端坐着念佛。第三天,弘一动身返厦门。

天津中山公园内现存魏士毅女士纪念碑一通、天津十五烈士纪念碑一通、南皮张氏双烈女碑一通,记录了近代天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魏士毅女士纪念碑,是为纪念“三一八”惨案殉难的烈士魏士毅而建。魏士毅出生于天津商人之家,父亲魏文浚经营“范永和”百货店。1923年她考入燕京大学预科,次年入本科女子艺术学院学习。1926年3月18日,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游行请愿中,遭反动军警镇压而牺牲。魏士毅牺牲后,灵柩运回天津,埋在郊外魏家坟地。1929年,魏文浚向当局呈请在魏士毅灵柩前立碑,由于其被迫认烈士,当即照准。北平市政府委托天津市政当局代为立碑,并议碑身书“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魏士毅女士之墓”,款署“北平特别市市政府建”。

此事敲定后,天津市府飭令公安局与魏文浚代为办理。魏文浚念及坟地在荒郊,无人看守,建议在中山公园建碑纪念,很快征得公园董事会的同意。纪念碑很快矗立起来,碑书“魏士毅女士纪念碑”。

十五烈士纪念碑,位于中山公园南侧,上面铭刻着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十五位英烈的光辉事迹,记载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一段历史。1926年11月23日下午,奉系军阀阎锡山、郭希仁、王纯善、马增玉4人,后又逮捕了许凤山、徐建中、孙宝山、王鹤洲、孙一山、倪家志、王建文、马自芳、王益三、赵玉良、韩玉亭等11人。1927年4月18日清晨,张作霖下令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以所谓“组织党部,宣传赤

化,阴谋暴动”的罪名押赴刑场枪杀。

1930年,十五烈士家属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碑、追悼、抚恤家属等三项要求。后又将死于1930年新军阀混战时的张志全、王弢楼二人补入,成为“十七烈士”。1930年12月3日,举行追悼大会,同时举行纪念碑奠基仪式。国民党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欺骗人民美化自己罢了。1984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复立此碑。

南皮张氏双烈女碑,源于1916年3月天津发生的一桩轰动津门的惨案。南皮县张氏(清末重臣张之万、张之洞)族人张春姑、张立姑二位烈女,为反抗直隶省高等审判厅的无理判决,以死抗争,被逼殉节。时年春姑16岁,立姑年仅14岁。此案在社会上披露后轰动津门,激起民愤。当时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为平息舆论,与地方士绅筹办了“双烈女”后事,除将张氏姐妹厚葬于西门外烈女祠外,还立了“南皮张氏双烈女碑”,才使事态平息。碑文由徐世昌撰写,书法家华世奎书碑额,立碑时还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此碑后来移到中山公园。

皮屑也择下来。饲养员看着好笑,说这小猴是“属画眉(鸟)的——嘴能耐”。这比喻有趣,画眉鸟的嘴确实厉害。因为它的嘴巴细长,能够伸到很深的花朵里去吮吸花蜜,且还可从树枝上啄虫子,觅食能力非常强。再说那叫声,清脆嘹亮,穿透力强,有独特的旋律和节奏,更是博人夸赞。一般来说,画眉鸟叫声是“春布啾啾、夏布噜噜、秋布呜呜、冬布呀呀”,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四季鸟”。

嘴能耐

由国庆

有一只小猴子在动物园猴山里属于“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那种,平常和其他猴子没有什么交流,可但凡听见猴王的声儿,瞅见猴王的影儿,一准儿跑得比火箭还快,赶紧迎上去满脸堆笑,忙着给猴王掸掸身上的土,恨不得连头



●老口福

炸谎花

杨世珊

谎花就是瓜的雄花。各种瓜开花才能结果,雌花就是结瓜的花,雄花只起授粉作用,不结果,老农认为它白来一世管它叫谎花。谎花花瓣呈六角形,枯萎时呈管状,有六七厘米长。

大舅妈房前屋后都爱种南瓜,基本不怎么管,南瓜便会顺地爬蔓儿,陆续地开出黄花。大舅妈觉得谎花比结瓜的花儿还多,弃之可惜,便物尽其用,琢磨着做成美食。

大舅妈先去掉花托及蔫巴的花边,揪出花蕊,清理掉

●李叔同的爱国情怀(七)

顶着隆隆的炮火

章用秀

1937年5月20日,弘一法师带着弟子传贯、开仁、圆拙等由厦门到青岛,在湛山寺弘法。在湛山寺住了几个月后,弘一法师于农历七月四日写给泉州性常法师的信中说了返回厦门的打算:“……中秋节后,如有轮船开行,即在上海小住,再返厦门。”

就在弘一写此信后不久,日寇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这也是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的又一次升级。

战事迫在眉睫,许多友人劝弘一早日离开青岛,可他镇定自如,他给友人回信

道:“……朽人前已决定中秋节乃他往,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8月26日(农历七月廿一)他又给友人写信:“……朽人此次居湛山,前已约定至中秋节止。(中秋以前不能食言他住,人将讥为畏葸。)”他一如往常在青岛弘法,一直到了10月份,才决定离去。就在临行的前几天,湛山寺众僧又请弘一法师做了最后的开示。他深情地对大家说:“这次我去了,恐怕再也不能来了。现在我给诸位说几句最恳切、最能了生死的话……”